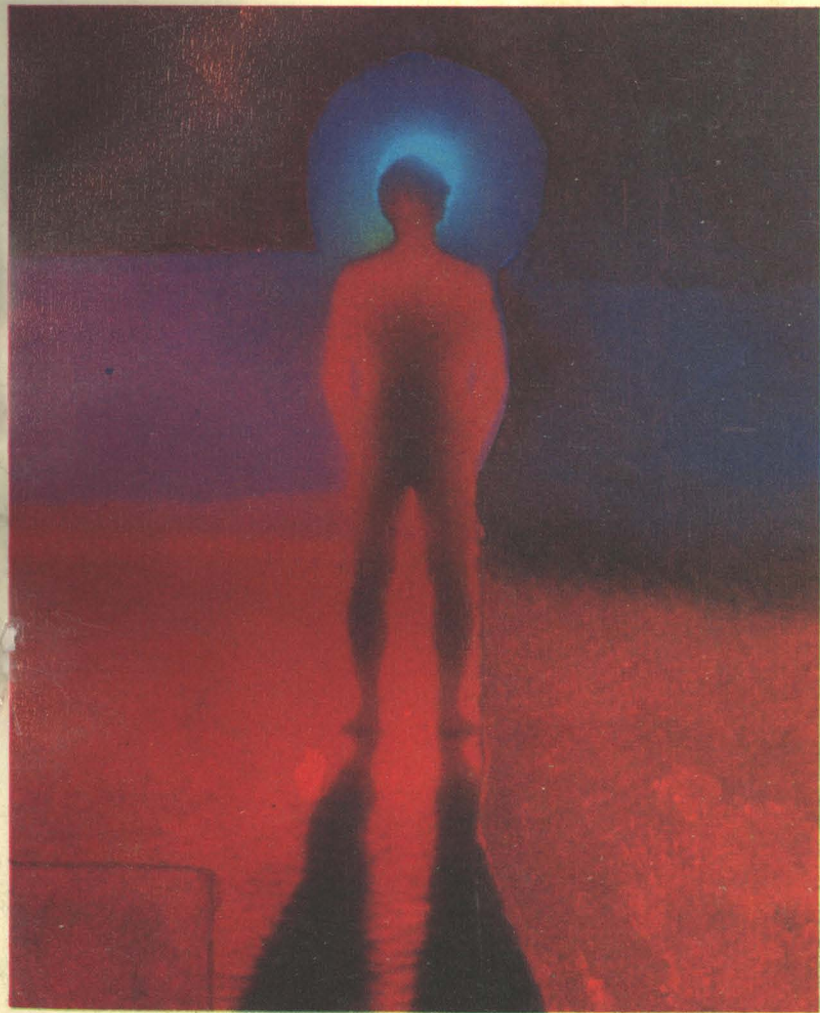


魔 幻 巷 道

黃衛平 著





黄卫平 男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三日出生

于江苏省海门县海门镇 曾下乡插队，当过掘进工，系中国作家协会陕西分会会员，现为铜川矿务局党委干部

八十年代初在《延河》发表处女作，迄今已在国内发表中短篇小说近四十万字，曾七次在全国、省、市获奖，与友人合作出版有《矿工恨》、《三秦风俗录》等。

魔 幻 巷 道

黄卫平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魔幻巷道

黄卫平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彬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75印张 2插页 165千字

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000

ISBN 7-224-01351-X/I·287

定价：3.70元

序 言

杜鹏程

《魔幻巷道》是青年作家黄卫平的一本近20万字的作品集。它是一本反映新的历史变革时期煤矿工人生活的中短篇小说集，也是作者八年创作探索，八年辛勤耕耘的成果。

黄卫平是有点书生气的江南青年，身体消瘦单薄，可是经历却不一般。他生于1954年，1969年元月上山下乡。他还是一个孩子，就有近五年时间在乡间承担着生活重担，思考自己的命运。后来招工，他到了煤矿，这是另外一重天地。他先作井下掘进工，以后调到矿务局矿史编写组、矿党委宣传部工作多年。他以煤矿为家，逐渐成长起来。为了摆脱无知，他利用业余时间刻苦自学，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，获得大专文凭，曾先后获得省和省煤炭系统自学成材奖，被编入《中国职工自学成材者辞典》。他不以此为满足，又以掘进工人顽强的毅力，利用业余时间，向文学领域发展，钻研文学创作，1979年，与别人合作出版了矿工家史《矿工报》。后来写诗。1981年在《延河》文学月刊发表小说《○一三号矿灯》。其后几年，他在全国和本省先后发表几十万字的作品，并多次获奖。他的作品先是在煤炭系统受到重视，继而在省内较有影响，后来在全国文学界也受到注意。

《魔幻巷道》虽然是黄卫平的第一部成集子的小说，读起来却给人许多新鲜感受，不少篇颇有震动人的力量。当今的文学不为人重视。不少人为金钱失去人格，而劳动者——矿工们，依然为了振兴国家，为了世人能生存而苦斗。矿工，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煤。他们为取得这乌金，一年又一年，一代又一代生活在地层深处，采得它，奉献人间，奉献世界。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生命，化成世界上的光和热。他们是盗火与人间的普罗米修斯！

卫平在反映矿区生活，或抒写人物，都不是以第三者身分去写，而是他们中的一员，他在写自己的父兄、姐妹、亲人，所以他笔下的生活是那么富有生气，人物个个都那么自然，亲切。字里行间透露着作者对这些人物以及矿井生活的深厚的感情。无论是老一辈矿工梁老实，还是年轻一代矿工亮哥，黑子，大川，杜剑春等，以及矿工的妻子碗儿，山妮等等，都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，更可贵的，作者在写这众多的人物时，已不像以往一些作品那样，只是写他们如何受苦，如何艰苦的劳动，而是极力追求人的自我塑造，极力探索生活的意义，人的价值。他笔下人物，尽管还有待深刻，但这群劳动者，已经和历史上的劳动者有很大的不同，他们很少卑微感，而是追求人的自立、自强、自尊，自我完善。他们献给世界的不只是光和热，还有他们的这群铁骨铮铮的人，以及他们丰富美好的心灵。从时代、生活场景和人物塑造中，可以看出作者的思考、孜孜不倦的追求，和高尚的艺术趣味。

《魔幻巷道》收集的作品大都在全国或省、市得过奖，未得奖的作品中也不乏优秀者，从这些作品可以看出作者的

志向,爱好,他在向生活的纵深探索和掘进。因而这些作品,无论是得奖或未得奖的,读起来,都很有吸引人的力量;人物对话生动而有个性。尽管这些作品中,有的处理匆忙,有的显得粗糙,但是更多作品,却包含着生活的蕴藏,闪烁着艺术的光彩,显露出作者艺术才华。可以这样说,只要作者仍然像现在这么刻苦努力,精益求精,使自己拥有的生活的矿石变成更多的艺术品,并为自己树立更高的艺术追求,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,他将会成为一位出色的作家。

世界是离不开光和热的,人类也离不开光和热,而为人们提供光和热的劳动者,却常常不为人们所关注。文学作品中,反映这一类题材,表现这些人愿望和希求的作品比较少。一位南国的文弱书生,却甘愿置身山野,对矿工怀着亲人般的感情。这种可贵的感情,也许是他今后在文学事业上取得更大发展的基石。

是的,当代文学需要高瞻远瞩,需要更广的概括,需要更深的开掘,需要更大的创造……我们这些爱文学的人拭目以待,冀望着他……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序言····· | 杜鹏程 (1) |
| 死巷····· | (1) |
| 余韵····· | (16) |
| 原色····· | (27) |
| 魔幻巷道····· | (42) |
| 地下的路····· | (60) |
| “火焰驹”驰过狼沟····· | (72) |
| 继任····· | (82) |
| 应聘者····· | (99) |
| 呵，界山碑····· | (117) |
| 通灵玉····· | (135) |
| 小黑屋····· | (149) |
| 普罗米修斯之歌····· | (154) |
| 涅槃····· | (171) |
| 后记····· | (240) |

死 巷

两道绿幽幽的光，阴森森地从石洞深处射来，越逼越近，越逼越近！

这是闯进狼窝了么？

秦小川恐惧地往后退着，他已看清了那只公狼，竖得高高的耳朵，龇裸着的两根利刃般的獠牙翘着，上边还沾着点点污黑的血渍，正对着自己的喉管。那公狼强壮高大，一身黑褐，仿佛是肉食动物的血染的，现在等着染它那粗硬的狼毫的是他秦小川了，这是头纯种的亚细亚大陆的公狼，饕餮五脏六腑是它的嗜好。秦小川打个哆嗦，惊叫一声，向后逃去——可是他走不了了，背后是凉冰冰的岩石，天知道狼窝的出口在哪里。而那只狼，已逼到了跟前，两只前爪上下张舞着，“唿”一下立了起来，朝他扑过来，抓住了他的肩头，爪尖深深地抠进了他的肉里。他已感觉不到疼了，一种求生的本能使他亢奋，腰间里有个硬邦邦的东西在顶自己，那是斧子，他把它抽了出来，不等那利刃般的獠牙扎过来，就一斧子砍去——他听到了一声长嚎，肩上的爪松了，那头公狼沉沉地倒了下去……

绿幽幽的光消失了。

山洞里又漆黑一团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小川站着，肩上隐隐作痛，陡然生起的恐惧使他毛骨悚然。他听见了呻吟声，是人发出的，但呻吟又不属于他。

“珙！”他洪荒中醒来般，扔下了手中的斧子。

“我杀……人了？”小川朝呻吟声扑去，“二善，二善！”他叫着，黑暗中他看不清二善的脸，但他感到了那两道愤怒的目光。

“小川，你个贼狼种……你好狠……你再来一斧，看山妹的份上……反正……”

小川没理他的咒骂，伸手去拉他：“砍着哪儿了？……”

“左手……”

小川去摸他的左手，刚挨着袖口，就粘乎乎地抓了一手血：“别怨我，二善，你刚才……”小川撕下衣襟给他缠伤口。

“不怨你，我怨哪个贼？……我们钻进了死巷……，准死没活……”二善瞪着金刚眼，怒气冲冲。

小川心里也明白这一点，因而他把那个绑在裤腰上的馍口袋看得比头上的矿灯还重要。下井时山妹塞给他一个她亲手缝的方口布袋，里边满满装着十来个夹着猪头肉的白吉馍，其中有二善一份。可他还没来得及给，工作面就大面积陷落了，他俩钻进了死巷，在这座迷宫般的老巷里钻了两天两夜了……

也许，二善只是想要那馍口袋？若是刚才，他是不给的，而现在，自己劈了他一斧……他心里害怕，不由后退了两步：

“给你！”小川去摸腰间的馍口袋，可那里已是空的了：“白吉馍，没了……”

二善一听，狂笑起来，“没了……好，我们都不要活了……”

二善的笑在巷道里打颤，那声比嚎还吓人，更令人心悸的是一阵落沙石发出的“喀啦啦”的声响。

二善在用脚勾那把矿工斧！

他要斧子？他要斧子干什么？

小川揉揉自己的眼睛。他没有看错。他眼前的还是那只亚细亚大陆的种狼，强壮凶野，吐着血一般的舌头，瞪着铜铃般凸出的眼珠，虎视着他，只是一只前爪已血糊糊地吊着！

山妹告诉过小川，二善是头狼。

小川不相信。人怎能是狼？

许是兄妹间有了什么龃龉，说的气话。

山妹要和他结婚，而且越快越好。

小川犯了难。

三年前小川从省煤校毕业后分在了渭北凤山煤矿。第一次回村探亲，二善扯着他的手，上下打量着这个一月能挣三四一十二张大票子的老同学（其实只是小学同学），都差看歪眼了。

“那算啥，城里做生意的哪月不挣七八百？”

在这前二善连一个城里人也没交往过。

“小川，你穿的是啥衣服？浑身像开口袋店？”

“这就是城里小摊上买的，最新式的泰勒服。”

“泰勒服？我看像是白虎团的军服。”

二善上的学，得到的知识，就那年代的一点鸡鳞狗爪，一张口断不了那年代的味：“好小子，你现在真是**一年土、二年洋**啊！”

“哥，你别打岔，让小川哥把话说完。”

小川的话，不但二善感兴趣，也深深打动了山妹。小川也惊异地发现，那个成天流鼻涕的小姑娘，已像一只成熟的山果，待人采撷了。这一天小川给二善和山妹讲了许多城里的事。二善动了心，想碰碰运气。他向小川借了一笔钱，便进城做生意去了。他不知道，在矿上攒这笔钱也不容易。这事刚过一年就说结婚，小川一点准备也没有。

“再等一年吧，我……”

山妹很倔强：“你把我娶去。我跟你到矿就行。我什么也不要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山妹咬了半天衣襟，才爆发了心底的炸药：

“二善他不是人，是狼！”

“他怎么是狼？”

“从城里回来，他就说我长得不比城里女子差，要我打扮打扮去城里……”

“他人呢？”小川想和二善谈谈。山妹的话，他不得不考虑了。

“就在西厦房。赔光了老本，他除了在家逼我，哪里也没去过。”

小川走去敲敲西厦房的门，没人答应。

西厦房里空无一人。

二善的东西一件也不缺，不可能远去，可小川和山妹到

处找不到他。

他能上哪儿？结婚的事还得他说话。

“喀啦啦”的声音还在响。

不知从哪来的劲，小川一脚踢飞了那把矿斧！黑暗中他听到“咕咚”一声，大概踢进了阴沟。

他不想再用它杀人了。二善不想活，他还能。山妹还在等他。

他又听到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

二善正在黑暗中摸着，寻着……

他要寻那个馍口袋。小川老实不会说假。倒是他的话提醒了自己，应该找到那个馍口袋，哪怕只剩半个馍了，留给自己也能抵挡一阵辘辘饥肠。他是个大肚子汉，平时一顿饭能吃五个馍，这两天他肚子特别饥。每回小川只给他一个馍！

失败的是自己。二善有点不甘心。他不能再没有馍，但愿小川没说假，自己能找到那个馍口袋……过去他不相信能饿死人，现在他信。他怕自己撑不住，成为一个饿死鬼。他蹲在地上，伸出那只未受伤的手，一点点地摸着，一边往刚才两人扭打的地方移。突然，他的手摸着一个发软还带点温的“馒头”，还未等他反应过来，那“馒头”忽地挪开了——那是小川的手。

小川感觉到了二善的举动，他也开始了寻找。二善不打开矿灯，他也不打开（他的灯几乎已灭了），也许黑暗对他们目前的行为更适宜。不怨二善怨谁呢？山妹要去矿上没去成，连他也给拽了回来！

记不得是秋后哪一天，二善幽灵一样出现在矿上单身宿

舍里。小川很感意外。

“你……你上哪儿去了？”

“我知道你们找我，可我……没脸……”

“欸——，赔点怕什么，有赚的人就有赔的主，走，上矿工酒家去。”

二善没有动。

“我在炭窠沟办了个煤窑。”二善说。

“我能帮什么忙？”小川不愿到小煤窑去。

“都快半年了，8万元贷款和两万元借资都花得没一个子了，连煤星还没出一颗。娘的，咱缺你那技术头脑。工人都开不出资了，追着尻子要。贷款也到期了……总不能让我住在班房里逃债吧！看山妹面上，你帮我一把，只要一出煤，你就和山妹去旅行！”

在这炭窠沟的中间，有一块厚厚的煤层，是这一片采空区的一个关键性煤柱，足有好几万吨。煤柱的这一头是从来没有人走出来过的死巷。发急了的二善，就在这里押上了赌注。拉来小川，既可以迷惑那些无知的窑汉，又可以在技术方面推卸法律上的责任。但他没想到，大冒顶砸了他的如意算盘。

小川不小川他不管，但自己此刻已成了笼中的兽，困兽还犹斗呢，可他……他的希望就寄托在那个馍口袋上了。只要饿不死，就有活着出去的希望，他就能从头再干。他低着头，使劲睁大眼，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，一只手不停地摸，仍然什么也没摸到。他急了，猛然拧亮了矿灯，矿灯光红里发幽，昏黄昏黄，可对许久未见光亮的他来说，也不亚于一道闪电；眼前什么也没有，只有犬牙交错的奇岩怪石和摇摇

欲坠的顶板，巷道像一座魔窟，看着叫人害怕。小川缩手缩脚的靠在一块凸起的石棱上，像在发愣，馍口袋，确是没了。

二善又狂笑起来：“没了……哈……”

小川吓得跳了起来：“二善，二善！你疯了？”

“疯？哈……没疯！不过，不死，咱俩都会疯的！”

二善狂笑了半天，才安定了些。他关熄了灯。光亮，对于他来说，已没有用了。粮，断了，路，绝了，再找不到出口，还有什么希望呢？也许，死了反倒痛快。二善绝望了。仅仅在十分钟前，他还对自己的生还充满了信心。一个人活着，能不经受各种打击么？但是现在……他用右手轻轻地抚着受伤的臂，垂下了头……

死巷，真是名副其实。两个人默默地坐着，四周静极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小川鼓足了精神：

“怎么样？还疼么？”把二善砍伤后，小川决心和他一块儿找条生路，走出死巷去。

“我真不该……拉你来……”

“二善，你别这样说……我是自愿的。”小川说。当然他是为了山妹。

“我不行了，小川。你走吧。山妹在家早已等急了……”

为了山妹，他更不能自己一个人走了。小川来拉二善，二善没有动。

“……原想出了煤，给山妹多办点像样的嫁妆……现在不行了，她再无亲人，你得好好待她……”

小川若有所思的点点头。共同的话题把他俩又联接在一

起。山妹对于他们来说，不仅是亲人，而是生活……

“为了山妹，你也得走出去！”小川扶起二善，“走，我们一起，只要还要有一口气，就要走出去！”

两人又默默地摸着黑，开始顺犬牙交错的巷道向前走去。

突然，小川站住了。

“我们背风走试试。都两三天了，老也走不出去，我怀疑我们总在原地兜圈。”

炭窠沟井下，他俩都不熟悉。这死巷，是很久前废弃的老巷，多年谁也没进过，他俩只是凭经验，迎风向往外走——风，总是从井口送来。

小川说着，从巷道壁上捏起一点灰粉。灰粉很潮，他把它贴在肚皮上，捂了好一会儿，这才过来拧二善头上的矿灯。他俩一直在摸黑。他的灯点到快灭了灯亮时，他才发现，二善早已关了他的灯。而现在，二善的灯也快灭了。

就着矿灯弱弱的红光，小川看清了灰粉飞蚁般扇动的翅膀。他趑回了身子。

“你不想活了？怎么能退回去？”二善拚命咋呼起来。其实说是他阻拦提醒小川，还不如说是自己不愿走回头路。他浑身已没一点力量了。

能跟着他吗？

人家去做生意，他也走南闯北。人家办煤窑，他也干了。可人家满把撸票子，自己却在这里钻死巷。跟着别人，能有出头之日吗？

不能再干这傻事了！要是再有一个机会，他决不那样干。

他也不能这样罢休。他得再干一次，就跟在赌场上下赌在那样，豁上命也得干。为了这，他得活着出去，让人看看他二善，不是个熊包！

他绝望过，这会儿却又鼓起生的欲念。能有什么比生还更有魅力？只有活着才能创造奇迹，洗涤羞辱。就这样默默无闻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还有什么意思？算什么男人？他得发一次！哪怕失败十次百次，只要一次成功，他就能把什么都捞回来，就什么都有了，还可以找个漂亮妞……

仅仅走了几十米，小川就有了一种感觉，脚下步子越迈越快。他隐隐觉得自己走的是一条生还之路。如果那样，他完全可以很快走出去。

他悄悄地掏出了怀里的最后一个硬石头般的还带点体温的饼（在那积水沟边，他摸到了馍口袋。把仅剩下的三个馍揣进怀里后，他又把口袋掷进了阴沟）。他把馍掰成两半，一半攥在手里，一半送到嘴边，咬了一口，抿着嘴，用唾沫润了好一会儿，然后才轻轻地咀嚼，不让牙齿发出半点饥饿时大嚼的声响。

那两个馍就是这样吃掉的。

饥饿仿佛从身上消失了。黑暗中他觉着二善没跟上来，他又退了回去。走了好长一段路，才摸到了瘫坐着的二善。

“二善，快走！”

“出路找到了？”

“会找到的。我感觉就在前边。”

“感觉？感觉……”二善又狂笑起来，那笑声很害怕。突然，他的眼睛一亮，朝小川背后扑去，动作十分敏捷。可当他把它送到嘴边，发现自己手中抓到的是一块光溜溜的石